

大易粹言

五













三三 乾離上 下

伊川先生曰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為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

大有盛大豐有也易傳

大有元亨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

大易辨言

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而有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又曰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與善二義故也又曰元之在乾為元始為首



出庶物之義它卦則爲善爲大而已又曰元之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於成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无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也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雍曰乾坤四德諸卦有具之者皆自乾坤中得其一時一事非全有之也雖使彖釋元異辭亦不得與乾坤同如屯爲屯之時元亨利貞臨爲臨之時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已不得施於臨臨之元亨利貞亦不得施於屯又安得

如乾坤四德天地長久其用无窮哉故知四德之分派別散爲諸卦合之則爲乾坤矣譬之水焉澗溪沼沚江淮河漢以至於海皆水也其功皆能潤其德皆能生其力皆能載而大小相遠則有間矣乾卦言不言所利大矣哉者正所以別坤也諸卦不必辯也

易說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伊川先生曰言卦之所以爲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爲諸陽所宗



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  
虛中文明大中一五大中字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  
以為大有也○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  
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一有體字性柔順而明能順應  
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  
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  
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  
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  
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  
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為大亨恐疑

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  
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  
之彖誤隨它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  
也曰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首出庶物之義它  
卦則不能有此義為善為大而已曰元之為大可  
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  
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  
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一作為  
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  
善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得盛位非所固有故曰大有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

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唯一陰衆陽宗之故上下應而為大有也大有者盛大之時也柔得尊位大中以虛受之能有其大也是以元亨此以六五一爻成卦之義言之也處大有之時而非外有文明之德以濟之內有剛健之德以蓄之則物不能累矣剛健文明天德也故能應乎天而時行時行言有大而各當其可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謙以居之不自

亨字

大易粹言

大有由

吉

滿假者也以一柔而應五剛所謂不寶遠物所寶惟賢者也經曰富有之謂大業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不如是不足以為大業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不如是不足以為尚賢也故六五之有不有其有者也六五之尚賢不簡於用賢者也太王居豳狄至則去之不有其有也舜明四目達四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不簡於用賢也則大有之為大應天而時行蓋可知矣是以秦非不強且大也卒於二世而滅鄒魯非无賢也而卒不能舉曷足以稱大有之元亨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六二不能大同者也非其位也非其才也大有之六五能有大者也有大者包衆陽而有之其道孰大於此故大有者非獨有賢也无所不有也孔子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履信思順而又尚賢不獨以尚賢為主也是以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皆堯之有也虞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舜之有也然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則堯之有則天而爲大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則舜之有以人同天之大大也故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

二五

大易粹言

大有五

徐三

若舜之事是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者若堯之事是也其爲元亨則一而已

易說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伊川先生曰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絕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能大有非天道也乃天命也故曰



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勉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火在天上因天之明則物无遁形矣君子觀火天之象以遏惡揚善夫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所謂休命者正命也善惡不當其實則非順休命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天之休命无時而或非所謂尚不肖者時焉而已時者天之所不能違也遏惡云者尚賢之世不使小人得雜乎其間是以舜命九官十二牧亦曰遏絕苗民四罪而天下咸服斯大有之道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之為德也大矣聖賢之所甚重而後世未之思也堯之巽位大事也曰明明揚側陋而已皋陶賡歌君德曰元首明哉而已伊尹論終始慎歆與曰惟明明后而已商臣之諫高宗曰明哲實作則而已秦誓言元后曰亶聰明而已是以古人稱君德率曰明王明后則明為君德之大也故堯典稱堯曰欽明舜典稱舜曰文明五子稱禹曰明明我祖仲虺言於成湯曰惟天生聰明時乂詩人以大明稱文王非獨知明為君之大德亦以見不明為君之大惡伊尹放太甲于桐非有桀紂



之多罪也以不明而已由不明以充其惡是亦桀紂耳故伊尹懼而放之太甲亦曰予小子不明于德是知君之大惡莫大於不明也大有之象以有大君之明德故名其卦曰大有也且離之為象在天為日之明在地為火之明在人為德之明今也火在天上又為人君明德之象安得不大有於天下也故象言火在天上以見至明居至尊至高之位而臨照四方雖衆陽之剛非資其明則冥行而已故天下之動晝行夜伏者无它焉其動以明為主故爾是知大有之卦以五陽而歸于一陰者非

歸其柔也歸其明也人主明德天下歸之意也乃若同人之象火在天下雖火為至明潛而在下不復有君德尊明之象是以同人則可語以大有則未也過惡揚善明於人道也順天休命明於天道也堯授舜而舜受之明休命也舜舉十六相而去四凶明善惡也

易說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



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  
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  
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  
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  
也○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  
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二應於五三能自通四匪其旁唯初  
无交故有害然非其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之才而上无應困於一卦之  
下无交故也是以有害然匪其咎也以无交為害

枉己以求之則有咎矣故艱則无咎夫君子厄於  
陳蔡之間无上下之交也其厄也非无害矣然道  
大不容何病則雖厄而聖人不以為害也當盛大  
之時貧且賤焉耻也則无交宜有害矣故曰大有  
初九无交害唯大有之初為然  
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經云拔茅茹君子小人未有不  
以其類出也况大有群賢彙升己最下而无交所  
以為害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者當彙進之時而已獨在下以无  
交為害疑於有咎矣疑於有咎而非咎者以无交



之害非己自致故一匪咎也大有尚賢之君將使野  
无遺賢何患於不進哉難進易退士之常也不失  
是道则无咎矣故曰艱則无咎叔孫之毀仲尼臧  
倉之沮孟子无交之害如此而孔孟未嘗枉道以  
干之所謂艱則无咎也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為害  
而初九最為卑遠者故獨有无交之害也易說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  
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

大易釋言

大有九

嚴友

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載重物  
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  
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  
極則不可以往矣。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不  
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以居其上九二  
以剛健之才應乎下上下下相與大車以載之象也  
剛中而不過故積而不敗其才足以任重而致遠  
故有攸往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天保之詩言君能下下以成其



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則大有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九二其著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伊尹也大車以載非伊尹不足以當之以此而往就湯可也就桀可也相湯伐桀可也放太甲于桐可也歸太甲于亳可也又何咎之有蓋聖人道積於中无所往而不利故如大車之不可敗也九二有剛健之才柔謙之德居中而无過其積於中者如此

易說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五五

大易粹言

大有十

後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公當用一无用字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為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



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有為己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

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之臣不能通故曰小人弗克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公侯之任也公者背私之名當盛大之時以其所有奉職貢而无私焉亨于天子之道也小人處之擅其有以為己私分朋陵僭之患生矣故小人害也

易說

三百三十八

大易粹言

大有十一

吳洋

白雲郭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為臣之尊位方之九二之權或不足是為諸侯之尊大者矣先儒多以亨為亨獨王輔嗣曰通也且天子饗諸侯皆於祖廟上公備九獻之禮其為禮也莫加焉小人安能勝此亨哉小人亨之則其榮也適所以為害歟

易說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



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大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  
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  
雅大明云駟騶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能不  
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辯之智也哲明智也  
賢智之人明辯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  
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舒王以匪其彭為匪其旁不知所據  
何說且近君之位有下比之嫌恐非獨大有之時  
為然伊川以彭為衆多似於大有為親一說彭有  
張大之意當大有之勢居近君之位輒據而矜之  
志於張大則群賢解體天地鬼神亦且弗祐矣此  
昧者所以敗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剛過乎中居大有之盛能匪其  
彭則无咎矣彭盛多也處多懼之地而有其盛多  
則害矣與小人弗克无以異也非明辯之哲何以

與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者居近君之位特立獨行自進於  
君而无外交者九四是也故雖九三之剛德亦不  
與之親附而進焉此所謂匪其彭也如是則其明  
足以辯哲何咎之有九四離之初故知其有明德



子夏傳彭作旁伊川去如詩行人彭彭駟驥彭彭  
皆盛多之貌易說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  
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  
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  
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  
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  
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

大有十三

大有十三

胡剛

有者也吉可知矣○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  
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  
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  
應聲也一有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九字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  
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畏備上之  
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人威重有德望則人自畏服易曰厥  
孚交如威如吉君子以至誠交人然後有威重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君子至平易有何關防擬備  
惟以抑抑威儀為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



而无備則威如乃吉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辯哲明之著也大有之成體文明而剛健之主故能以至誠與下而下亦以至誠應之上下合德而无間故曰厥孚交如為大有之主高拱尊位其明不可欺其健不可陵則人之畏之將如神明矣故曰威如吉彼且推赤心置人腹中其胸中坦然无疑忌誰肯用數以御下哉此太平之君子所以易而无備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尊位大中有孚也一陰在上以虛受之為衆陽所宗故上下應而厥孚交如也柔

大易粹言

大有而

胡氏

順而處剛則柔亦不茹威如之吉以德而不以力也所謂德威惟畏也易而无備者以此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此衆人之所謂信衆人之所謂威況居大有之時履崇高之勢位者乎故先王垂衣拱手不下衽席之上而莫不承德以來王有道以先之也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其是之謂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盡君臣相與之誠故曰厥孚交如也凡爲臣者皆以誠交非一臣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大有之君以柔居尊而有衆賢雖盡相與之誠苟无克愛之威亦且未爲吉也交如親之也通誠信之道也威如尊之也嚴君臣之分也誠信之道已通君臣之分已嚴故能銷患於无形矣非明君盡惟幾惟康之道者不足以與此君臣上下信以發志孰爲猜嫌之患是以易而无備也且初九之難進九二之積中九三之克享九四之匪彭各以其道而來親而尊之可謂有賢之極矣舜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終至於无爲而治君臣賡歌都俞而已其六五易而无備之吉乎

易說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伊川先生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爲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爲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



皆吉无所不利也。○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

並易傳

三百五十五

大易粹言

大有六

劉仲

橫渠先生曰以剛而下柔居上而志應於中故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五陽一陰又无物以間焉耳。剛柔相求情也信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有至信之德而上履之故有履信之義。五為大君而上九與衆陽同體而應之故有思乎順之義。上九為明之極而自處无位之地推衆賢而進之故有尚賢之義。能如是則无天災物累。无人非鬼責。天人交助之宜其吉无不利也。自天云者理之必至非有求而得也。伊尹將告歸旁求俊乂啓迪後人自不居其成功蓋用此道也。



又以尚賢者體信順以處己而又以尚賢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有孚也

上九居其上而應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信

順天人所助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六五厥孚交如而上九履之履

信者也不當有為之地而身退以安之思順者也

賢人衆多不固位以妨之尚賢者也如是則不獨

无人非自天且祐之矣使不居大有之世无崇高

之位一能擇信而履之擇時而順之見賢而尚之

雖曰人不知而不愠天其厭之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

之君實盡此而言於上九者非上九之才能得此

也蓋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

知此吉大有之吉非止上九之吉也與小雅樂得

賢之詩每章必終以壽考同意然大有之時不以

无交為害獨初九卑遠有是患焉故象曰大有初

九言大有之初九獨有是患也上九之吉大有之

吉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如言大有之極則終有是

吉也聖人變文立義如此易說



伊川先生曰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傳易

謙亨君子有終

伊川先生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

不矜安復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傳易○它卦皆有悔凶咎唯謙未嘗有它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羅氏拾遺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故謙為不居其德之稱德且不居則富貴崇高皆餘事矣孔子不居聖顏淵願无伐善无施勞之謂也然有德而不居亨在其中矣小人矜能伐功日損之道君子德日進而謙不已是有終也然



一盈而有四害一謙而有四益是以君子拳拳而弗失之矣易說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明道先生曰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

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

以鬼神為天地矣謝顯道錄

伊川先生曰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

大易粹言二

謙二

三章

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

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

皆以卑降而亨也○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

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

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

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

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

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

謙也○謙為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

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



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止於下故光明○人樂尊之故光而

不揜志下於人故人不能加天以廣大自然取貴

人自要尊大須意我固必欲順己尊己又說己之

情此所以取辱取怒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

尊者謙則更光卑者已謙又如何踰之此天德至

虛者焉以其能謙故尊而益光且又无人可踰蓋

已謙矣復如何踰越也謙天下之良德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也故高而不

危滿而不溢君子所以有終也自天道下濟而下

謙亨之道也夫謙德之柄也君子執之以為禮德

盛道尊而不居厚之至也故自下而人高之自後

而人先之所以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非不高也地非不卑也高者下下

卑者上行謙之道也山在地上則為剝殺度之象

也山在地中則為謙畜德之象也是故滿則招損

謙則得益自然之理也天道下濟而光明者艮也

地道卑而上行者坤也天之虧益日月是也地之

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

失是也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有若无實若虛



其謙亨之謂乎故在尊而光在卑而不可踰惟君子能終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以此居尊則益光以此居卑則不可踰故惟有德君子能終之伊川曰以地勢而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雍曰四者非天地鬼神人有心如是其道自然如此故皆曰道艮之一陽即有天道下濟之象

易說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二十四

大易辨言

謙四

王明

明道先生曰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易傳

○謙君子



所以自終故不言吉哀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

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隱高於卑謙之象也○易大象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飪始風風也教也蓋言教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又如言木上有水井則明言井之實事也又言地中有山謙夫山者崇高之物非謙而何○多者寡者皆量宜下之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地中有山謙高者下之謙之象也多者哀之寡者益之是謂稱物均一无偏陂之私是

三五ノナク

大易粹言二

謙五

謂平施蓋取虧盈益謙之義

易說

○理一而分殊故

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

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

與伊川書附西銘解

兼山郭氏曰象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故非謙也哀多益寡德之盛也稱物平施禮之恭也故孔子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謙地類也故象以地見其義地卑而



山高理之常也今地在上益之也山在下損之也非以山居地中為山謙也乃以地謙而致益也是為變盈流謙之義哀多益寡者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稱物平施者哀多益寡之道也哀多益寡見於彼者也稱物平施行乎此者也天地鬼神莫不皆然故君子法之以此此君子有為之道易說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

三十三 大易粹言二 謙六 庚申

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言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謙未見其失也○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

歸美並易傳○自牧歸美卑以自牧之意美柔順意

朱公按拾遺

橫渠先生曰牧逸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柔順之資居一卦之下謙之至也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謙之為德天地神人



之所共與用是而往雖涉險難无不濟矣故吉

易說

○恂恂一於誠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故在鄉黨所

先如此似不能言者以卑自牧不以賢知先人也

蓋鄉黨尚齒故其自牧如此

語解

兼山郭氏曰初六謙之言虛也中虛以涉難庸有

不濟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之六爻三言吉三言利是知謙之

為道天地人鬼之所貴也謙謙者謙而又謙也謙

而又謙是為有終君子能之昔舜戒禹曰汝惟不

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三言

大易粹言

謙七

吳洋川

曾子稱顏淵曰有若无實若虛是知謙謙非君子

不能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是謙為滿之反亦有

虛之象也乘木舟虛故用涉大川吉易於乾健之

才多言利涉大川如謙與中孚皆以虛而有濟耳

卑則謙之道也卑以自牧言又能自養其謙以至

於謙謙也

易說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

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

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



貞且吉者有為得貞正一有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一有強字為之也並易傳。○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

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體系居正故以謙獲譽與上六之鳴

異矣故曰貞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履中正謙德之盛也故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其鳴也出於中心之自得與鳴

豫之鳴異矣是以貞吉易說

音五十八

大易解言

謙八

洋

白雲郭氏曰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則鳴者

聲之遠聞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聲之有

聞必有應焉六二得位得中謙德著聞而貞吉者

得位得中則非在陰之幽近於九三又非于天之

遠況九三方以功下人如謙之近而有聞者无不

應矣中心得者非有心於鳴以感人於外者也蓋

脩德於內而自然有聞者其得自於中心故也易說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

宗履得其正一作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



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  
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  
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  
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  
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  
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  
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  
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  
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文之德最盛故象辭特  
重○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  
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  
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  
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爲德是其德弘厚之  
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  
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  
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  
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  
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爲  
保其位而爲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  
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



豈爲令名而爲善也哉亦言有令名者爲善之故

一作也並易效傳

橫渠先生曰中心安之也有終則吉人所難能

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陽衆陰宗之止於下體而不

過勞謙君子也禹之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

此勞而謙君子所以有終而萬民服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以一陽而爲衆陰之主衆陰宗

之而俱與之有終則其爲勞也大矣勞而不伐是

曰勞謙非君子能之乎故唯君子有終吉唐虞之

際能盡勞謙之道者其禹歟克勤于邦而至於九

三

大易粹言

謙一

劉中

功惟叙所謂勞也不自滿假而拜昌言所謂謙也

至於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天地人鬼莫不從有

終之吉大矣萬民服者特其一而已然卦以一陰

爲主者難以一陽爲主者易陰常失之不足非有

至明之德不能也大有同人是也陽常失之太過

非有至中之德不能也師比是也謙豫近師比而

德不同者非中故也故謙以德下人則民服豫以

順合衆則得志皆不失損剛從柔之道於中爲近

矣

易說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爲上所任衆所宗而己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爲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哀多益寡无不盡道舉措皆謙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履近尊之位上承下比无所不用其謙則不違則矣蓋物各有則或過或不及皆違則也故曰无不利撝謙撝言發撝也初六處一卦之下自牧而已二則中心得而已三之勞謙不伐而已四則異於是上承柔巽之君下比勞謙之臣非撝謙不足以存其位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四以柔順之德兼四益之道天地人鬼何所不利哉故曰无不利然四有近君之權能撝而不有以尊勞謙之臣可謂得謙之道者矣



合謙之道而无過焉故曰不違則也觀帝堯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有鯀在下曰虞舜若四岳者可謂撝謙矣伊川曰撝如手之撝也  
易說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伊川先生曰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爲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以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

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處謙之時以謙接下者也謙德之光而人之從之也輕故能不富以其鄰不富言以德而不以利合也夫侵伐先王不得已而用之非治世之利也然人君執謙以蒞下不富而以其鄰宜无不從矣而猶有不服者焉



縱而不治則亂群必矣故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以  
侵伐為利惟謙之時為然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尊位大中而謙以處之德盛禮  
恭統和天人而无間者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  
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  
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其理如  
是也孔子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猶曰不服而後  
征蓋无不服无征可也六五全德之爻故戒之其  
詳如此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届滿招損

三百六十一

大易粹言二

謙一三

胡珏

謙得益時乃天道其斯之謂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孟子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  
必勝矣雍曰謙之為卦五陰一陽陰虛之象以乾  
坤之策言之亦已耗矣故為不富不富非足也與  
泰之六四同義而六五尊位大中謙以居之德盛  
禮恭之主是以為眾所歸而能有其鄰也以其鄰  
故多助多助則戰必勝故利用侵伐也征不服者  
蓋有不服則征无不服則勿征也昔禹之徂征苗



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届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蓋謙以德為主有謙之德則无不利其於侵伐用與不用在上之人耳非必於用師也六五坤道不足而不富故容有不服之征九三陽道有餘而有終故萬民无不服也易說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

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並易傳

○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

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下應於三其迹顯聞故曰鳴謙最上用謙為眾所服故利用行師然聲鳴其謙必志有



求焉非如六二之正也三止於下如邑國之未賓也一云鳴謙則師有名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六處謙之極過乎謙者也在一卦之外高而无民雖鳴而天下无應之者與鳴鶴在陰異矣故曰志未得也然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已而已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邑國私於己者也征邑國自治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己之私者未之有也故利用行師征邑國

易說

三十五十六

大易粹言二

謙十五

徐亮

人自應之也所謂聲无遠而弗聞行无隱而弗彰者也上與三為應也有應而鳴以聲感三也九三止而不求又且為衆陰之主而无私焉此上六所以志未得也終以其應而有助故可用行師征邑國而已邑國小也非无不利之師也可者僅辭也謙道本身六爻无凶咎悔吝危厲之變以此知德盛禮恭之事天地人鬼无不宜者矣然謙之為德非有挾太山超北海之難能而人每患其不能行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故卦皆以君子无大過人者特能行之耳

易說



坤下  
震上

明道先生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

義一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說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

一作閉潛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

三十三 大易粹言二

豫一 陳文

故為豫也易傳

豫利建侯行師

伊川先生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一作兆民說服兵師之興眾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眾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馬氏王氏以豫為樂從釋詁也關氏曰豫備也備豫則安逸也孔氏為逸豫或亦為說



豫亦釋詁之義程氏言動而上下順應為和豫蓋取彖義諸儒之說不同如此大率易之名卦兼備衆義固非一字可訓故豫得兼和說逸樂備豫為名而和說逸樂不可以一字盡豫之道也故伊川既曰和豫又曰逸豫為得之矣考之於卦獨无備豫之義而關子明言之者蓋因繫辭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意也且豫之為卦上動而下順惟動不應後志者也以此建侯則内无不服之人以此行師則外无逆命之敵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為私順故也所謂利建侯也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

下不以為怨順故也所謂利行師也

易說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



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天地以順動，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曰：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並易傳

大易粹言

豫三

履及

橫渠先生曰：上動而下不順，非建侯行師之利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屯者建侯之時，豫有建侯行師之道。一陽為順動之主，而上下應之，故其志行順以動。合二體言之也。此卦之所以為豫也。動而不以順，則上下不應，而能志行致天下之豫，未之有也。既豫矣，則順以動，乃處豫之道也。夫聖人應天下之用，非外襲而取之也。即諸體而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才一理也。順之則易，逆之則難行。於一身尚不能違，況有天下國家如建侯行師者。



乎故得其理而順動則豫雖天地於日月四時尚不能外此則人道固不能違也是以聖人刑罰清而民服所以為順也歟夫順坤道也貫通三才非止人事故論其時則建侯行師論其義則天地如之不亦大乎卦以九四為主言剛應而志行者羣陰應剛得行其志順動而已易說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伊川先生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

大易釋言

豫四

辰

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王者之樂莫大於是易說

龜山楊氏曰雷在地中則復而已雷出地故氣達而奮豫此聲樂之象也樂記曰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而樂者天地之和也然先王之作樂非徒自豫而已所以崇德也如咸池大章之類皆是也



得四海之歡心然後可以事上帝配祖考惟豫之  
時爲然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於夏則  
仲春之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故先儒咸謂  
天子三年一郊蓋言夏祠上帝于郊詩云昊天有  
成命是也周官大司樂以圜鍾爲宮雷鼓雷鼗孤  
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於地上之圓丘奏  
之圜鍾夾鍾也於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  
而作樂崇德其在於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  
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於  
夏則仲春之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又曰大  
司樂以圜鍾爲宮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瑟雲門之舞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圜鍾夾鍾也夏  
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於  
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  
配焉雍曰雷出地奮夏之二月天地萬物說豫之  
時也作樂崇德治定功成君臣萬民說豫之時也  
樂之出虛蓋本陰陽之氣自无而生有故因噐而  
成噐噐可見者也聲可聞者也氣不作焉聲不聞



矣雷之收發何以異此故陰陽者雷之氣也而雷者陰陽之聲也春秋者又雷之器也非鍾鼓則樂无作止非春秋則雷无收發以是知雷之與樂非特取象而成其實一氣同類特大而作於天地者曰雷小而作於人者曰樂此見先王法象乎天地之道也故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此言夏商之時也又曰禘有樂而嘗无樂以見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微如此蓋春秋者天地之闔闢也一闢而雷奮於是乎作樂故能通陰陽之氣一闔而雷收於是乎不作樂以順陰陽之理此

所以禘有樂而嘗无樂合於豫之作樂崇德也易說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象云初六謂其以陰柔一无柔字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一作

至凶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知幾者上交不諂今得應於上豫獨著聞終凶之道也故凡豫之理莫若安其分動以



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和順積中而形於外所樂者仁義之實而已夫豫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四以一陽為豫之主而初以陰柔不中正應之則其鳴也是乃脅肩諂笑而已其凶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六之鳴如謙上六之鳴感其應而有求也上六之鳴蓋鳴而求謙初六之鳴蓋鳴而求豫豫而知戒尚或有失況知其說逸而鳴以求之乎且鳴而求謙者志猶未可得況鳴豫乎其志窮凶也宜矣夫履霜之始未堅冰也馴致其道則

堅冰也鳴而求豫未至於凶馴致其道則凶矣聖人知幾故欲早辯也志窮者窮其求豫之志也易說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明道先生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以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



也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

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



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為教之意深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體順用中以陰居陰堅介如石故在理則悟為豫之吉莫甚焉不以說豫而流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无應於上下故介于石言靜而正也夫一物不該非中也有所倚非正也豫者順動之時也極天下之大順其惟六二乎以中正故也唯中正為能會物於一已雖動之微

其知之矣斯所以為知幾其神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此言豫之有素也况六二柔順中正无上下之交介于石焉其為豫也至矣中正介于石可也若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非知幾詎能之乎易說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以聖人貴夫知幾者以此豫之六二知幾之君子也知逸豫之道必凶而後已故不為逸豫中正自居介如石焉守



以貞固是以吉也觀其上交不諂是不與上爲豫也下交不瀆是不與下爲豫也上下无與應不得變其志故中正之道常存而貞固之守益堅非介如石之象乎終日則失於不能早辯不終日所以爲知幾也古之人行此道者其惟文王乎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文王之治也至於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能享國久長而得介于石之吉也明此道者其惟周公乎觀其作无逸以戒成王曰无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故成王能持盈守成爲太平之君子亦得介于石之吉也不然則盤遊无度太康尸位之逸豫也酗于酒德商王受之迷亂也故孔子曰知幾其神矣乎惟文王周公其盡之

易說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盱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爲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功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已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



悔也。○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盱，上視也。盱，豫求豫於上也。處非中

正，故盱則失義，遲則失時，皆不免於悔也。與六二

介于石，不終日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豫之道，戒在於不能自立而優柔

无斷，是以馴致必至於凶。故六二以介如石為得

而六三以盱遲有失也。夫睢盱視上而說之，非介

如石者也。遲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悅

之者，失於不立；遲疑有待者，失於无斷。與夫鳴而

求之者，過猶不及耳。且其皆為有悔之道，欲无悔

大易粹言二

豫十一

剛

者，无它道焉。介然不動以守之，斷然不疑以行之

，惟此見六二之貞，可謂能行者也。孔子之不惑，顏

子之弗失，孟子之不動心，亦皆六二介于石之道

歟。易說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一无由字九四也。為

動之主動，而眾陰說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

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

故六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



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其一其朋類自當合聚夫欲上下之信惟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一无乎字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始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一作逼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

大易粹言二

豫十二

剛

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四以一陽為順動之主剛應而志行天下由之而豫也故大有得也處多懼之地承柔弱之君而任天下之責危疑之時也惟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勿疑朋盍簪言誠而不疑則其類自合矣簪髮之簪則其合也固矣方成王幼冲周公為冢宰百官總已而聽焉上則成王未悟下則群叔流言危疑之甚



也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獻有十夫予翼  
此朋盍簪之謂也使周公懷自疑之以畏艱大之  
言以考翼不可征則亂无日矣其能成寧考之圖

功哉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順以動豫而一陽以總之上无  
剛健之君下无分民之臣是以爲由豫也然而功  
震主者身必危能无疑乎惟在豫之時有陽勝之  
德故可以總衆志以安上也蓋道足乎已時有所  
當然則其志得行不然相文之舉未免爲三王之

罪人也

易說

三子于

大易粹言

豫十三

卷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一陽而總衆陰爲豫之主以  
順動自任者方是時上无剛健之君則衆陰不得  
不由之以豫也由之以豫則天下少安所以大有  
得也然處由豫之道在於信立而勿疑勿疑故朋  
盍朋盍則總衆智力以安上其序如此也昔齊晉  
之霸也歸魯三敗之地示原三日之圍可謂信立  
矣會于葵丘會于踐土可謂朋盍矣總諸侯以尊  
王室非安上乎此雖霸者之事然孔子嘗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孔子之意以爲雖非三王  
之舉豈不愈於委而棄之夷狄也哉是所以由豫



之為大有得也伊川曰簪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

易說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君位當豫之時

沈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

三五十一

大易粹言

豫十四

吉

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一无以字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貞而疾



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易

傳

龜山楊氏曰：居豫之時，无剛健之才，逸於豫者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之謂也。左右正救之，故以正為疾。雖未能執其中，而中未亡也。則不死於安樂矣。故常不死。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謙輕而豫怠也。怠則失其柄也。久矣然而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六五非能固存其不亡也，僅矣。乘剛疾也。

大易粹言

豫十五

蔡元

九四亦震體順動之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四，有疾也。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疾。恒不死，雍曰：九四以一剛為豫之主，六五不能正為君之道，求其所以然，蓋失於好逸，不知文王周公之戒，馴致於君弱臣強而不能振也。其猶平王東遷下堂而見諸侯之時乎？君德微矣。雖僅能守其位，譬夫人之老也，血氣既衰，疾亦甚矣。僅得常不死而已。中未亡者，終亡之象。已見特其中未盡亡而

已說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陰柔非去月中止之德以陰居上  
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  
沉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  
終故爲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  
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  
咎故冥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  
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昏冥  
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  
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豫之終沈冥於豫者也故冥豫成然  
居動之極有變之象焉故曰有渝无咎然君子與  
人爲善故不言冥豫之凶而專言有渝之无咎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豫之極也然豫有二義猶所謂  
一極備凶一極无凶者也如利建侯行師順以動  
豫豫順以動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无凶可也若冥  
豫在上而不知變惟康好逸豫乃盤遊无度備凶  
者也是以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則有窮  
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者有以致之焉尔而孔子



之辭戒之在逸而不及其備者豈聖人之情見辭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豫極之時冥昧耽樂迷不知反豫之凶將成矣或有變焉亦且无咎蓋豫雖必至於凶而上六知變之位聖人貴其能變故不言冥之凶而言渝之无咎也且於初六之鳴未凶而言凶上六之冥當凶而曰无咎何哉蓋鳴於終者則未必凶鳴於初者馴致于終則其凶必矣冥於終者變则无咎冥於初者雖變亦有咎其凶又有甚於鳴矣故上六之冥始勤而終怠者也非若鳴之怠於初也是以其為凶咎係乎初終而不與於鳴

冥之輕重也

易說













